# 抱朴子/外篇/卷2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抱樸子曰：世故繼有，禮教漸頹。敬讓莫崇，傲慢成俗。儔類飲會，或蹲或踞。暑夏之月，露首袒體。盛務唯在撏草捕彈棋，所論極於聲色之間，舉足不離綺繻紈袴之側，遊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。不聞清談講道之言，專以醜辭嘲弄為先。以如此者為高遠，以不爾者為騃野。

於是馳逐之庸民，偶俗之近人，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，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颸風。嘲戲之談，或上及祖考，或下逮婦女。往者務其必深焉，報者恐其不重焉。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，和之者恥於言輕之不塞。周禾之芟，溫麥之刈，實由報恨，不能已也。利口者扶強而黨勢，辯給者借鍒以刺戵。以不應者為拙劣，以先止者為負敗。如此，交惡之辭，焉能默哉！

其有才思者之為之也，猶善於依因機會，準擬體例，引古喻今，言微理舉，雅而可笑，中而不傷，不悵人之所諱，不犯人之所惜。若夫拙者之為之也，則枉曲直湊，使人愕愕然，妍之與媸，其於宜絕，豈唯無益而已哉！

乃有使酒之客，及於難侵之性，不能堪之，拂衣拔棘，而手足相及，醜言相加於所尊，歡心變而成讎，絕交壞身，構隙致禍，以杯螺相擲者有矣，以陰私相訐者有矣。昔陳靈之被矢，灌氏之泯族，匪降自天，口實為之。樞機之發，榮辱之主，二緘之戒，豈欺我哉！

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，班輸不能磨斯言之既玷。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，猶可息謔調以防禍萌也。尊其辭令，敬其威儀，使言無口過，體無倨容，可法可觀，可畏可愛，蓋遠辱之良術，全交之要道也。

且夫慢人者，不愛其親者也；輕鬥者，不重遺體者也。皆陷不孝，可不詳乎！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；觸情者諱逆耳之規。疾美而無直亮之針艾，群惑而無指南以自反。諂媚小人，歡笑以贊善；面從之徒，拊節以稱功。益使惑者不覺其非，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

之辯，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。豈徒減其方策之令聞，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！

蓋雖有偕老之慎，不能救一朝之過，雖有陶朱之富，不能贖片言之謬。故毫厘之失，有千里之差；傷人之語，有劍戟之痛。積微致著，累淺成深，鴻羽所以沈龍舟，群輕所以折勁軸，寸鼸所以燔百尋之室，蠹蠍所以仆連抱之木也。古賢何獨口止局口止脊恂恂之如彼，今人何其憒慢傲放之如此乎！

是以高世之士，望塵而旋跡；輕薄之徒，響赴而影集。謀事無智者之助，居危無切磋之益。良史懸筆，無可書之善；談者含音，無足傳之美。令聞不著，醜聲宣流，沒有余敗，貽譏將來，始無可法，終無可紀，斯亦誌士之恥也。

安忍為之！過而不改，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，舍嘉旨而咽鉤吻者也，豈所謂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，以小惡為無損而不止，以至惡積而不可掩，罪大而不可解者邪！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，除其驕吝之失，遣其誇矜尚人之疾，絕息嘲刑不典之言，則趙勝之門無去客，黃祖之棓無所用矣。

抱樸子曰：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，而仗氣力以求畏。其入眾也，則亭立不坐，爭處端上，作色諧聲，逐人自安，其不得意，恚懟不退。其行出也，則逼狹之地，恥於作途，振策長驅，推人於險，有不即避，更加摅頓。嗚呼，非哉！此雲古之卑而不可逾，推蔭讓路，勞謙下士，無競於物，立若不勝衣，行若不容身者，何其緬然之不肖哉！

夫德盛操清，則雖深自挹降，而人猶貴之。若履蹈不高，則雖行淩暴，而人猶不敬。假令外服人體，內失人心，所謂見憎惡，非為見尊重也。昔莊生未食，趙王側立；騶衍入疆，燕君擁彗；康成之裏，逆虜望拜；林宗之庭，莫不卑肅。非力之所服也。

夫以抄盜致財，雖巨富不足嘉，兇德脅人，雖見憚不足榮也，然而庸民為之不惡。故聞其言者，猶鴟梟之來鳴也；睹其面者，若鬼魅之見形也。其所至詣，則如妖怪之集也；其在道途，則甚逢虎之群也。愚夫行之，自矜為豪；小人徵之，以為橫階。亂靡有定，實此之由也。

然敢為此者，非必篤頑也。率多冠蓋之後，勢援之門，素頗力行善事，以竊虛名，名既粗立，本情便放。或假財色以交權豪，或因時運以佻榮位，或以婚姻而連貴戚，或弄毀

譽以合威柄。器盈誌溢，態發病出，黨成交廣，道通步高。清論所不能復制，繩墨所不能復彈，遂成鷹頭之繩，廟垣之鼠。

所未及者，則低眉埽地以奉望之。居其下者，作威作福以控禦之。故勝己者則不得聞，聞亦陽不知也；減己者則不敢言，言亦不能禁也。夫災蟲害谷，至降霜則殄矣。佞雄亂群，值嚴時則敗矣。獨善其身者，唯可以不肯事之，不行效之而已耳。有斧無柯，其如之何哉！

抱樸子曰：《詩》美雎鳩，貴其有別。在禮，男女無行媒，不相見，不雜坐，不通問，不同衣物，不得親授，姊妹出適而反，兄弟不共席而坐，外言不入，內言不出，婦人送迎不出門，行必擁蔽其面，道路男由左，女由右，此聖人重別杜漸之明制也。

且夫婦之間，可謂昵矣，而猶男子非疾病不晝居於內，將終不死婦人之手，況於他乎！昔魯女不幽居深處，以致他扈犖之變；孔妻不密潛戶庭，以起華督之禍；史激無防，有汗種之悔；王孫不嚴，有杜門之辱。而今俗婦女，休其蠶織之業，廢其玄紑之務，不績其麻，市也婆娑。舍中饋之事，修周施之好。更相從詣之適親戚，承星舉火，不已於行，多將侍從，瑋曄盈路，婢使吏卒，錯雜如市，尋道褻謔，可憎可惡。

或宿於他門，或冒夜而反，遊戲佛寺，觀視漁畋，登高臨水，出境慶吊，開車褰幃，周章城邑。杯觴路酌，弦歌行奏，轉相高尚，習非成俗。生致因緣，無所不肯。誨淫之源，不急之甚，刑於寡妻，家邦乃正。願諸君子，少可禁絕。婦無外事，所以防微矣。

抱樸子曰：輕薄之人，跡廁高深，交成財贍，名位粗會，便背禮判教，托雲率任，才不逸倫，強為放達，以傲兀無檢者為大度，以惜護節操者為澀少。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，白醉耳熱之後，結黨合群，遊不擇類，奇士碩儒，或隔籬而不授，妄行所在，雖遠而必至，攜手連袂，以遨以集，入他堂室，觀人婦女，指玷修短，評論美醜，不解此等何為者哉？

或有不通主人，便共突前，嚴飾未辦，不復窺聽，犯門折關，逾垝穿隙，有似抄劫之至也。其或妾媵藏避不及，至搜索隱僻，就而引曳，亦怪事也。夫君子之居室，猶不掩家人之不備，故入門則揚聲，升堂則下視，而唐突他家，將何理乎？

然落拓之子，無骨鯁而好隨俗者，以通此者為親密，距此者為不恭，誠為當世不可以不

爾。於是要呼憒雜，入室視妻，促膝之狹坐，交杯觴於咫尺，弦歌淫冶之音曲，以言兆文君之動心，載號載呶，謔戲醜褻，窮鄙極黷，爾乃笑亂男女之大節，蹈《相鼠》之無儀。

夫桀傾紂覆，周滅陳亡，鹹由無禮，況匹庶乎！蓋信不由中，則屢盟無益，意得神至，則形器可忘。君子之交也，以道義合，以誌契親，故淡而成焉。小人之接也，以勢利結，以狎慢密，故甘而敗焉。何必房集內宴，爾乃款誠，著妻妾飲會，然後分好昵哉！

古人鑒淫敗之曲防，杜傾邪之端漸，可謂至矣。修之者為君子，背之者為罪人。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男，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。縱而肆之，其猶烈猛火於雲夢，開積水乎萬仞，其可撲以帚彗，過以撮壤哉！然而俗習行慣，皆曰：此乃京城上國，公子王孫貴人所共為也。

余每折之曰：夫中州，禮之所自出也。禮豈然乎！蓋衰亂之所興，非治世之舊風也。夫老聃，清虛之至者也，猶不敢見乎所欲，以防心亂，若使柳下惠潔(疑脫一字)高行，屢接褻宴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，而色形於表，況乎情淡者萬未一，而抑情者難多得。如斯之事，何足長乎？

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，而名勢並乏，何以整之！每以為慨，故常獲憎於斯黨，而見謂為野樸之人，不能隨時之宜，余期於信己而已，亦安以我之不可，從人之可乎！可嘆非一，率如此也。已矣夫，吾未如之何也！彼之染入邪俗，淪胥以敗者，曷肯納逆耳之讜言，而反其東走之遠跡哉！

抱樸子曰：俗間有戲婦之法，於稠眾之中，親屬之前，問以醜言，責以慢對，其為鄙黷，不可忍論。或蹙以楚撻，或系腳倒懸。酒客酗齧，不知限齊，至使有傷於流血，口止委折支體者，可嘆者也。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，悲代親而不舉樂禮，論禮，娶者羞而不賀。今既不能動蹈舊典，至於德為鄉閭之所敬，言為人士之所信，誠宜正色矯而呵之，何謂同其波流，長此弊俗哉！然民間行之日久，莫覺其非，或清談所不能禁，非峻刑不能止也。遂詘周而疵孔，謂傲放為邈世矣。

或因變故，佻竊榮貴，或賴高援，翻飛拔萃，於是便驕矜誇驁，氣淩雲物，步高視遠，眇然自足，顧瞻否滯失群之士，雖實英異，忽焉若草。或傾枕而延賓，或稱疾以距客，欲令人士立門以成林，軍騎填噎於閭巷，呼謂尊貴，不可不爾。

夫以勢位言之，則周公勤於吐握；以聞望校之，則仲尼恂恂善誘。鹹以勞謙為務，不以驕慢為高。漢之末世，則異於茲。蓬發亂鬢，橫挾不帶。或褻衣以接，或裸袒而箕踞。朋友之集，類味之遊，莫切切進德，門言門言修業，攻過弼違，講道精義。

其相見也，不復敘離闊，問安否。賓則入門而呼奴，主則望客而喚狗。其或不爾，不成親至，而棄之不與為黨，及好會，則狐蹲牛飲，爭食競割。掣撥渺摺，無復廉恥，以同此者為泰，以不爾者為劣。終日無及義之言，徹夜無箴規之益。誣引老莊，貴於率任，大行不顧細禮，至人不拘檢括，嘯傲縱逸，謂之體道。嗚呼，惜乎，豈不哀哉！

於是嘲族以敘歡交，極黷以結情款。以傾倚申腳者為妖妍標秀，以風格端嚴者為田舍樸馬矣；以蚩鎮抗指者為巢力令鮮倚，以出言有章者為摺答猝突。凡彼輕薄之徒，雖便辟偶俗，廣結伴流，更相推揚，取達速易，然率皆皮膚狡澤，而懷空抱虛。有似蜀人瓠壺之喻，胸中無一紙之誦，所識不過酒炙之事。所謂傲很明德，即聾從昧，冒於貨財，貪於飲食，左生所載，不才之子也。

若問以《墳》《索》之微言，鬼神之情狀，萬物之變化，殊方之奇怪，朝廷宗廟之大禮，郊祀禘祫之儀品，三正四始之原本，陰陽律歷之道度，軍國社稷之殿式，古今因革之異同，則怳悸自失，喑鳴俯仰，蒙蒙焉，莫莫焉。雖心覺面墻之困，而外護其短乏之病，不肯謐己，強張大談，曰：雜碎故事，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，吟詠而向枯簡，匍匐以守黃卷者所宜識，不足以問吾徒也。

誠知不學之弊，碩儒之貴，所祖習之非，所輕易之謬，然終於迷而不返者，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也。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呵之，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悛者，下其名品，則宜必懼然冰泮而革面，旋而東走之跡矣。